



民国时期的纸币： 见证历史变迁

□本报记者 牛超文 彭程/图

4月25日,市民赵金山向本报反映,他有一张民国时期的纸币。赵金山今年83岁,家住市区建设路西段西高皇社区。当天,记者来到赵金山家。赵金山家有两张民国时期的纸币,一张面值100元,一张面值1000元,但面值100元的破损严重,一些信息显示不完整。面值1000元的纸币虽然也有破损,但仍能清楚地看到:纸币正面中间印有孙中山头像,上面写有“中央银行及中华民国三十四年

印”字样,纸币的四角及孙中山头像两侧都写有“壹仟”字样(上图)。背面有“1945、1000”等数字。赵金山的老家在河南长葛市农村。据其介绍,这些钱,小时候他花过。“当时,特别常见。别看面值不小,其实并不值钱,当年曾流行一句话‘一麻袋钱买不住一袋盐’。”赵金山说,这张钱是无意中留下来的,“当时不知道塞哪了,后来翻东西又找到了。它也算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吧。”

随后,记者咨询了爱好纸币收藏的赵先生。他告诉记者,民国后

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这一切都反映在货币上。民国时期发行的官方纸币有3000种以上,其种类主要有军用票、关金券、金元券、银元券、铜元券、法币、商业银行和特种银行票及各省地方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券等。

“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国纸币更换频繁,面额不断提高。当年乱印纸币,钱不值钱,曾出现市民背一麻袋纸币买菜的事。”赵先生说,民国纸币问世时间较长,且数量众多,虽具有一定收藏价值,但实际价值并不高。

一口用了40年的铝锅

□本报记者 王辉

昨天上午,记者在市民王进忠家见到了一口用了40年的铝锅。今年65岁的王进忠家住市区湛南路中段原经贸委家属楼。当天上午,记者在王进忠家看到,这口铝锅口径不大,和火锅店使用的单人火锅一般大小,模样陈旧。记者端起它细看,只见这口铝锅一侧刻着“上海铝制品三厂,75年12月18厘米”字样。

“18厘米应该指的是锅的口径大小。”说起铝锅的来历,王进忠记

忆犹新,他告诉记者,那一年,他拿着10元钱、3斤粮票,只身一人从老家叶县夏李乡来到现新华区西市场街道张泉庄村附近一家焦化厂打工。起初,他在厂里的食堂吃饭,后来与一名工友租住在张泉庄村一村民家。每天下班后,自己烧火做饭,王进忠专门跑到市区当时的老大楼百货商场买了这口铝锅。“那是1976年春天买的,距今已经整整40年了。”打工两年多,王进忠一直用这口铝锅做饭。

之后,王进忠又到市区其他单位打工,数十年里他三番五次搬

家,而这口铝锅一直陪着他。其间,王进忠的侄子小王成家前还曾用过一段时间。几年前,小王结婚后添置了新家当,这口铝锅处于闲置状态。小王的妻子打算把它当废品处理,后被小王捡起存放在橱柜下面。小王说:“这口锅破是破,但没有坏,扔了怪可惜的。”随后,小王又将这口锅物归原主交给了王进忠。

当天上午,王进忠告诉记者,现在家里有高压锅、电饭煲和电烤箱,这样的破锅用不着了,但它完好无损,总感觉扔了怪可惜。

老盐罐:承载几代人的记忆

□本报记者 李霞/文
李英平/图

炊烟袅袅,饭菜飘香的厨房里,一个小小的白瓷盐罐,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如今,它仍然在厨房里默默地奉献着……昨天上午,市民李桂芬向记者讲述了这个老盐罐的故事。

李桂芬今年60岁,家住新华区西市场街道优胜街社区美景花园小区。

记者在她家看到,由于年代久远,这个盐罐原来的乳白色釉面已经有些发黄。盐罐罐体上绘有菊



李桂芬展示老盐罐

花和长条形的图案。盐罐上面还有个平顶的盖子。

李桂芬告诉记者,6年前,她到年过八旬的舅舅家做客,看到了这

个老盐罐。“当时舅舅家有两个一模一样的这样的罐子,一个装着盐,一个装着油。见我喜欢,舅舅便将其中的一个盐罐送给了我。”

据李桂芬的舅舅说,这两个罐子在他小时候就有了,这是他的父亲(李女士的姥爷)当年从集市上买来的,后来父亲去世后,他便将这两个罐子带回自己家,一直用着。

“听老辈人讲,用这种罐子放盐,盐不容易受潮,放油的话,油也不容易坏……”李女士感慨地说,她会将这个老盐罐当成“传家宝”,一直使用下去。

50多年前 买张顶子床做婚床

□本报记者 高红侠

53年前结婚时,杨桂传夫妇从邻居家花150元钱购买了一张顶子床作为婚床,使用至今。其间多次搬家,他们也没有丢弃这张床,并将它视为珍宝,因为它见证了一家几代人的生活变迁。

杨桂传今年71岁,家住市区资源街中段原市铝制品厂家属院。4月23日下午,记者来到她家采访。在一间卧室里,一张古香古色、雕刻精美的顶子床映入记者眼帘。这张顶子床高约3米、宽1米多、长约2米,是深枣红色。上面有顶和檐,檐上雕刻有龙、波浪、花纹图案及“福、寿、禄”字样。床面周围有20多厘米高的围挡,四个立柱及横杠罩着整个床面。

“只可惜当时买时少了一个上床墩和两块前挡板。”杨桂传说,她和老伴儿曹永坤是叶县人。1962年,17岁的她经人介绍与邻村在部队服役的曹永坤相识。次年10月,曹永坤回到家乡筹备婚事。由于当时家境贫寒,曹永坤在一村民家

花150元钱购买了这张顶子床。听卖床的村民说,这张顶子床是解放初期土改时分到的。“以前条件差,结婚时能有一张这样的床已经很不错了。”

婚后不久,曹永坤返回部队,杨桂传留在老家生活。1971年,杨桂传带着孩子和婆婆作为随军家属到部队安家。1977年和1978年,杨桂传和曹永坤先后从部队来到平顶山工作。

刚来平顶山时,曹永坤一家几口人挤在两间小房子里生活。1985年,曹永坤所在的市铝制品厂给他们分了一套住房。杨桂传将陪伴自己多年的顶子床从叶县老家拉到市区。

之后他们曾搬过几次家。儿女们也早已成家立业,并且经济条件都不错,争着为他们装修房子、买家具,但老两口始终不愿将这张顶子床丢掉。每隔几年,曹永坤还会买来油漆给顶子床刷漆。

“现在这张床我们还在用,睡在上面可舒服了。”杨桂传笑着说,他们会一直将其保存,将来留给子孙。“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值得保存。”



工兵铲:陪伴老兵60多年

□本报记者 牛超文 彭程/图

这是一把看似普通的铲子,却有着非同一般的经历。这把工兵铲陪着秦凯老人从新疆来到鹰城,已整整60多年了。近日,秦凯向记者讲述了这把工兵铲背后的故事。

秦凯家住湛河区姚孟街道姚电社区,今年81岁。4月25日上午,记者在秦凯家见到了这把工兵铲。工兵铲外表锈迹斑斑,铲头装手柄的地方有两个20多厘米长、呈半圆形的铁制“包口”,顶端有两个孔,方便装手柄后进行固定(上图)。由于年代久远,这把工兵铲已经没有了手柄,只留下铲头在述说着它的“不平凡”。

1951年,秦凯参军入伍,驻

守在新疆伊吾县。“工兵铲就是当时发的,整个铲子不足1米长,行军时就插在打好的背包上。”秦凯说,当时,工兵铲主要是用来挖掩体工事,就是用来打土匪时做掩护的。

“铲子特别结实,多硬的地一铲子下去都能挖动。”秦凯说,他在部队待了30多年,这把工兵铲一直跟着他。1985年,他从新疆来到平顶山,也一直带着这把工兵铲。偶尔开荒种地或种花时,工兵铲就派上了用场。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工兵铲的木柄沤坏了,只留下了铲头。秦凯就将它放在了阳台上。

秦凯说:“不舍得扔,这也是我在新疆当兵时的见证。”

线索征集

所谓老物件,就是老百姓生活里曾经密切相关的、又逐渐在历史中渐行渐远的“老东西”、老家什。一床被单、一台老式缝纫机、一台几十年前的半导体收音机、一本几十年来的家庭记账簿,或是计划经济时代购物所用

的粮票、布票……如果您家中有承载美好记忆的老物件,可拨打电话4940000或4961924联系本报记者,也可以将您自己拍到的老物件发至710915017@qq.com,并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将派记者与您联系采访。